

书

信

本卷收入冯至书信共四百六十九封。其中致杨晦的一百零二封信系根据杨铸整理的《沉钟社通信》编入，致鲍尔的四十一封信系根据鲍尔生前交给冯至的原信复印件翻译成中文编入，其他书信均为这次编辑全集征集到的。早期书信中有些提及的人、事已无从查起，为保持作者书信原貌，虽有少数费解之处和不合现代语法的词句，也尽量不改动。德文信件由韩耀成译成中文并加注，卷中不再一一标明。冯至书信遗散各处的还很多，有待进一步收集。

所有书信按收信人收第一封信的时间先后编排，同一收信人的信件按写信日期先后排列；所收书信均按写信日期编号。如 1989 年 9 月 25 日，编号为 19890925；1990 年 12 月 5 日，编号为 19901205。

为供读者查阅方便，书信后附有按收信人姓名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收信人人名索引》。

致 杨 晦^{*}

192401 下旬

我在昨夜梦见你，
我为你一一细诉——
诉说我们的命运，
好像是黄昏中的枯树。

我在今夜梦见你，

^{*} 杨晦(1899—1983) 原名杨兴栋，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冯至等人共同组织“沉钟社”，是冯至兄长般的终生挚友。杨晦逝世后，他的家人从他的遗物中发现数百封书信，其中绝大部分是“沉钟社”成员冯至、陈翔鹤、陈炜谟写给他的。后来杨晦的儿子杨铸把这些信整理为《“沉钟社”通信》分五批发表在1987年第3期至1988年第5期的《新文学史料》上。这些信件中有冯至致杨晦的书信一百零二封，写于1924至1933年，本书按写信时间的先后编入，并加了少量注释。

我还是病坐在床边 ——
你低低地声音读我
归乡以后的诗篇。

如果是明天后天，
我还能在梦里见你 ——
恐怕你不在风雪途中，
仍在小小的屋里哭泣！

回家以来，做成几首诗；梦也渐渐地多了。竟于梦中草一篇论文，大意记诗人多受“星”的暗示；可笑之至！慧修！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一切！——今早读《维特烦恼》^②，心又为之战栗了；初到 Wahlheim^③ 的维特，又何尝不想改变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的成功方面，我固是望尘莫及；但是他失败方面，我早已为之惴惴了！

大家庭中，无情爱可言；但是我们兄、弟、姊、嫂虽说是各人之心境不同，平凡的快乐，要享受，倒还不难。

暗淡的灯光下，
尽可以强为欢笑 ——
昨日的青春，
死去的母亲，
是再也回不来了。

杨晦的字。

指《少年维特的烦恼》。

瓦尔海姆，小说中的地名。

慧修！近二日如何？何日回□□^①？多注意身体要紧！！见凤举^②先生否？

不多写了，十点半钟，在家里已是很晚的时候了。

弟 C. Feng

家乡比北京冷得多，写字手都冷。

19240218

日日晏起，昼间昏沉，夜半清明。今早心尚平静，将我们曾在张先生处留声机中所听过的 Goethe^③ 的“Erlkönig”^④译出，录上一粲。我译完此诗后，心境已充满了凄凉，何况又得来书，更使我默默无语！晦修^⑤！亲爱的晦修！我真不知对你说什么才好。——我在家中，初几日还好，现在已是做什么都烦，都做不下去。书读得极少，我真惭愧，在京时与诸友人“归家读书”之约。

萱草女儿花

此二字原信字迹模糊。

即张定璜（1895—1987），字凤举，江西南昌人。作家，当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他曾从冯至的早期诗作中选出一部分推荐给创造社，使冯至的诗得以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冯至与杨晦也是在他的家中相识的。

歌德。

《魔王》，歌德的一首著名谣曲。

晦修即慧修。

不识壮士忧！

——孟郊

我默默地在你面前，一句话也不愿劝你——

蓼虫避葵藿，
习苦不言非。

——鲍照

我只想说一句，苦闷之浆，尽可以尽量倾饮！但是总要好好保护灵魂的寓所！虽说是“未知生乐，焉知死悲，”我一点理由也说不出。——同乡 L 君^①近更枯冷，昨日同他买驴游郊，我想起你同你的令弟，我不自觉地打了一点战栗，好像到了你们冰天雪地的家乡！——吾友！悲哀是可爱的，悲惨是可怕的。我近来病已瘳，但精神总不好。我想，到北京就会好的。我大约 24（日）或 25（日）回京。

冯 至 上

1924 年 2 月 18 日

19240310

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已经四点钟了。我的朋友，你是怎
样的使人痛心呢！我是忘不了的，王尔德^②《狱中记》中的名句：

指卢季韶，冯至的涿州同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

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英国作家、诗人。

我的朋友请客时，就是不来请我，我将毫不介意的。……我的朋友有了悲哀而不允许我共享，那我就十分痛苦了。如若他们关了悲哀之家的门而拒绝我，那么我一定要再三来请求应许我进去，使我可以共享我有资格去共享的东西。如若他们以为我没有资格，不配和他们一起哭泣，我就要感觉到这是一种最苛刻的屈辱……

我虽没有王尔德这样伟大，但是，我的朋友，嗨，请你不要如此！给我这个资格罢！——今日下午 我不能回孔德 说起来，是极浮浅的，就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对于你的“听差”。

我看着你那种精神的失常，你说我无能替你为力，我真惭愧得要死。但是，无能的人，我自信，你所说的，你内心中所要说而无处说的话，我还能，还乐意尽量地听取，分担。（你不笑我的夸大吗？）

我是不能不见你的 ——

你要是打电话，我还是接的 ——

两个月，六十天，太长了，我绝对不能遵守 ——

请你原谅我的一切！

我不能再往下写了。

C. Feng

1924 年 3 月 10 日

你得此书后，肯给我“打电话”吗？

指北京的孔德学校，杨晦当时在该校任教。

19240622

慧修兄足下：

安抵济南。

济南街道污秽；大明湖光，千佛山色，与之颇不相称！

K、L 二君^① 迎我车站，见我即叩及足下。

济南附近，名胜颇多，以锦绣川当推为第一，去城南五十里有房出租。青岛民房太不易得，生活程度较京尚高；据宋君（一师^② 教员）云，青岛胶澳中学^③ 地极宽广，背山临海，葱茏幽邃，较诸锦绣川，又高出一头矣！每当海潮落后，拾蛤蚌之类，以水浸之，味极美！

今早至一师，见宋君，极望吾兄之南下，其人甚诚恳、爽直。一师 7 月 1 日放假，行篋先存放校中，当然不成问题。彼可代兄在济南附近觅避暑之所。

劳甚，疲甚，才至舍亲处，抽笔作书，太草率了！

何日出京，望乞见示！

吾兄留济往青，各有长短，不若来济后再定。

冯至 拜于济南

指顾随、卢伯屏。详见全集第 5 卷《文坛边缘随笔·怀念羨季》。

指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稍后，杨晦到此任教

③ 1929 年改为市立中学，抗日战争后改为军营，现为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部。

19240703

慧修：

由你的苦笑中，你的弟弟到了青岛了！青岛伸出两臂把海抱得紧紧的，吻得密密的，满山上红楼绿树相遮映，清凉极了！睡必被，早晚衣必夹。胶中人甚少，我住在楼上，虫声四野，夜间宜于静思。今早至青岛市山东路，路之尽头为海，海附近多极有风致之俄、德、日之咖啡店，日本少女歌舞团亦相去不远。马路上，车马稀少，静且清，宜于散步。昨日 K 君曾登山之巅，我因疲倦，未得与游，山中之幽□，不能于第一次通信为吾哥道之，叹甚！迁至北苑否？此地与济南比之，真不足以道里计也！

匆匆，祝你不要过于哀伤了！

弟冯至 敬白
于青岛

19240713

慧修兄：

自从到了青岛以后，只经了两个半天的晴天，其余尽是愁淡淡的。今晚雨真是大极了，我们在楼上共此灯光，怎不想起

此字原信字迹模糊。

你来？你的痢疾好了没有？我惦记得很！

我天天到海滨去洗澡，海滨上有许多西洋同日本的女子，健全的也有，病的也有，我心里总在想：他们是在异国，活泼而且恬淡，为什么我总是……——不，今天报载，山巅炮台侧有一对情人自杀了（日本的），不幸遇救，这是极可惋惜的事。

我在这里，不能不说是快活了，想起你来，尤其是在兴高采烈时，总是惭愧得很，使我把仰着的头儿立刻低下。

青岛完全是日本人的青岛。市上、山上，都是清凉凉地有一种幽静的情调。路上既少行人，行人又舒散。海滨上是无时无地不好的。夜间在路上独行，常常可以听见琴声。山里树木葱郁，有鹿、有兔、有雉鸡。

电灯灭了，在听差未拿来洋烛之前，我望着窗外树林中的闪电里，充满了幽灵，冷寂而且深秘。我想这林里或者有什么迷途之人吧！我是很想作一篇这种境界的文字。《蔡文姬》是绝对的写不出来了。

人世间不许你那样诚实的，你也不要在这世间寻求什么了。我近来深深地喜欢佐藤春夫的《黄昏的人》，你看那“搜寻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走遍世界，末后在伦敦买了两条中意领带回来的故事”同“在地球上爬，在地面躺着，同月光亲了吻的第二天晚上，想要寻死，星与星之间用针穿过，在这中间吊死了的故事”——这种故事，我们听了，是怎样的可以寻味而低徊呢！“花发三月半的节气，已经吹著秋风，在这样我的故乡的气候里，月亮看去才是这样美丽呢！”你把烦躁的情，在月下冷静

一些吧；你把你凄惨的预想，在日光里使它含些暖意吧！

痢疾，在病弱的人，是当不住的。总以早教它痊愈了才好。
能够写点东西，更是我们对于你分外的希望了！

弟 冯 至 拜

19240719

林间摘遍双双叶，
寄与相思。
朱槿开时，
尚有山榴一两枝。

荷花欲绽金莲子
半落红衣；
晚雨微微，
待得空梁宿燕归。

—— 《珠玉词》

这等小词，完全画出我的现在的境界。此地诚然是木槿与山榴方开、紫薇含苞将放的时节，但是因为少淡水的关系，荷花太少见了。想你那里恐怕成了荷花的世界，在街巷里可以见小孩子们吃莲蓬了！好固然是好，回顾北京、济南，这里没有的，也很多了，缺少一个夏夜的“中央公园”。

满山万绿丛中，徒使我一句也说不出；登山望海，总是茫然若失：心灵完全被自然界的伟大所锢闭，“人世”的钥匙太

难寻找。最能读书的要算二陈，最能作文的要算姜季；^①我呢，参在中间，读读莎士比亚，做点诗。莎翁的文章，真是魔人呀！

作《蔡文姬》，我是不配的，虽说是不必完全靠着经验，但是凭空想像，也是十分不易。我固然是在盼望你的信，盼望你能做东西，但我好像有些不敢（？）对你讲似的；现在你的信也来了，《屈原》也寄了不少，并且做了些诗，——并且由你的蓝花信纸上得读“生命似乎颇有一些转机”几字，我是如何的快活快活！信纸上由旁处蒸发的暗淡的气味，完全被这几字“冲散”了！慧修，你看我的信纸的图案吧！当我写到“冲散”二字时，那女子不是在举杯庆祝吗？

我们这儿的的生活 虽不艺术 也还恬静。你肯来住几天吗 可是我 你知我是很能睡的 近来夜里常常失眠 前天四时才睡 昨夜二时 或是因为近三日不曾海浴。海浴是 与其说是浴我身 不如说是浴我的“眼”与“心” 只恨连日下雨 不能去。

不多写了。《墓旁》一诗 我倒觉得清淡淡的 自己很爱它呢！

我乘着斜风细雨，
来到了一家坟墓；
墓旁一棵木槿花，
便惹得风僝雨僽。

一座女孩的雕像，

^①二陈指陈翔鹤、陈炜谟，姜季指顾随，三人都是冯至的好友。陈翔鹤（1901—1969），四川重庆人；陈炜谟（1903—1955），四川泸县人；他们二人与杨晦、冯至共同创办沉钟社。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人，字姜季。

头儿微微低着——
风在她的睫上，
吹上了一颗雨珠。

我折下一朵花儿，
悄悄放在衣袋里；
同时那颗雨珠儿，
也随着落了下去！

季韶来信问候你。他老兄的事，大半已经成功了；大约随着梁漱溟到曹州去。

清独^① 通讯处（家中的），你知道否？他病后来一片，说将还乡。今天我遍找那信片，都不见了！你如果知道，快些告我！为盼！

弟冯至 草白
星期日

19240727

慧修兄：

又是许久不曾接到你的信了！
我前几天寄的信，你收到了吗？

即张皜，当时是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
指明信片。

我报告你一件事，或者不至于不愿意听吧！昨天是万想不到的，我费了一日之力写成了一篇独幕剧。我因为我对于戏剧平常是太外行了，读得也少；所以写了出来，一点自信心也没有。后来 C 君^①看了，他说还好，他在写题的地方，写的“*In the Storm*”^②，我便拿这当做题名了；K 君^③读了，也说新鲜，他题了“暴风雨中”四字。但我心里还是犹犹豫豫的，——你想看吗？如果你想看，我等几天后，再寄给你！

我每逢想起你，便觉得你的生活又有了什么变动似的。你又不肯写信。

你的《屈原》怎样了？

到青岛二十多天了，生活才渐渐仿佛有了些头绪；创作欲一天比一天浓厚起来——我还想写一篇长的叙事诗呢！K 写了一篇《乡愁》，其中主人公是有岛武郎^④小说中的“阿末”，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一类的……我为周刊做了几篇无聊的文章，自己觉得很惭愧呢！

前些天洗海水浴，把心情洗得海阔天空；近来我不愿去洗了，总以为那里太没有什么“悲哀的味调”了！

历城怕是也天天落雨吧！大明湖同西关的商埠，我怀念得很，无以自解。

C. Feng

7月27日

应是二陈（陈翔鹤、陈炜谟）之一。

在暴风雨里。

指在青岛任教的顾随。

有岛武郎（1878—1923），日本作家。

192408 上旬

慧修兄：

我那么区区五六千字的短篇尝试，便得了你那么大的鼓舞我的“力”，我真是感愧交集了。《屈原》我在收到日在海滨就读了一些，第二天就都读完了！我以为最好的要算第三、四、七那三幕了。——因为在那里泄尽了你的悲愤。五、六两幕，可以增添或削减的地方很多。字句间再多加一番修饰——定可以成一块（部）极完美的作品。

我的呼声，比起你来，太弱了；我的想像力，也太薄了！

最使我满意的，是使女婴溺死长江中。——这是你自造的吧！

晦哥！为艺术！生活的艺术化太难了！只好把灵魂溶于艺术之中吧！慧修！你这样的时代，一切文学家多半有过的，他们多半忍耐过去了。为艺术，你忍耐吧！

炜谟写了几万字了。羨季的长篇小说也开始了。只要是朋友写东西，我真是快活万分。翔鹤，非常颓丧，他说一个礼拜内不同我们谈话。我又写了一篇童话剧(?)名《鲛人》^①，归途过济时，当可以给你看。你十天之内快快把《屈原》整理出来吧！时不可失。

冯至

见全集第2卷。

19240813

慧修兄：

前寄《屈原》稿一束，想已收到了。怎么没有回片呢，你又病了吗？

我决定 14 日晚八时同青岛离别了；15 日早，可抵济南，请你在车站上候我！我在济南拟停留一日。炜谟的款，恐怕日内不能到，所以他们要多住两三天。

上函所说的剧本《鲛人》，我已改名《海女》了。就这两篇戏剧看下去，真仿佛是我的艺术的转机呢！青岛所给我的影响，是“平和”与“清醒”，虽说我并没有读什么书。

K 君的词，大有进步，我也游戏地做了几首旧诗，到济南我们再一块儿看吧！

冯至 上言

13 日午前

19240821

慧修兄：

偶瞻日历，忽忽又五日矣！中元湖滨之夜，弟深感人世之飘蓬。千言万语，不知如何倾吐；所最实切者，此后弟只合独处京师，永安孤寂——待我如贤父兄之慧修兄，将难在我身畔矣！

抵天津，略束我流泊之生涯，得享几分家庭之安慰。昨晚同叔婶观三十年来所集之相片百余张：幼者长，壮者衰，且丧；不禁慨然！

天津民气风景，均远不若济南。虽寓于河北繁盛之区，然小楼清凉，可望夕阳，隔壁，间有琴声。

但愿吾兄生活，能有秩序。饮食起居，不要过于随便。既生矣，则当为生计。

青岛月余之留，影我甚巨，法国某诗家云：“不怨天，不尤人，安安静静，享汝之悲哀”。弟亦拟于平和静寂中了此一生。嬉笑怒骂，我恶之甚！

明日约可回涿，不复至北京。如有信件，请寄至京兆涿县城内丁市口。

开学想甚冗烦。不复多书。

弟冯至 拜上

21 日

19240901

慧修兄无恙：

我在天津，婶母诚意地相留，发了给你的信以后，又住了七八天。我在天津，总有些不安，最重要的，要算是友人的信件了。但是在天津时，热得人混沌极了……什么都做不下去。归来，果然读到了许多的信，我的心才放下来，可是读你的信读到“你反有时因为我而感到不甚愉快”以后，我的泪珠，随着也落下来了！